揽胜荆州

大美荆州

□ 刘梅芳

蛰伏荆州,缘于生计。爱上荆州,却源于她的美!这种美,是由内而外的美,是日久弥香的美……

荆州之美,美在风骨

溯源历史,自诩日神远裔,火神嫡嗣的荆楚先民,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,20多代君王雄踞荆州纪南郢城411年,开启了光辉灿烂的楚文化。“高堂邃宇,槛层轩些。层台累榭,临高山些……”“楚之郢都,朝衣鲜而暮衣弊。”可见,当时的纪南城,堪比后来者长安。

在浩繁的历史长河里,先后诞生了屈原、宋玉等一大批文学巨匠,其间,最有风骨的当数屈原。楚国末期,面对风雨飘摇的大楚江山,拥有楚国贵族血统的屈原矢志改革,匡扶大楚,终因孤掌难鸣,饱受权贵打压。周赧王19年流放江南,他从郢都出发,到鄂渚,入洞庭;周赧王21年至36年再次流放,又从郢都出发,过夏首、望龙门,顺江而下,且歌且吟。

“不抚壮而弃秽兮,何不改乎此度?乘骐骥以驰骋兮,来吾道夫先路!”怀瑾握瑜,不愿同流合污,空有鸿鹄之志,空怀赤子之心,最终粉身碎骨——这是屈原的宿命,也是古代文人理想中的应有的风骨。“其忠可以激俗,其清可以厉贪”。这种宁折不弯的风骨,除了屈原,没有之二。

驻足明月公园,凝望屈原的雕像,我依然感受到他的孤寂无助与无边悲情,我仿佛听见他那遗世独立的苍怀一笑,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我缨”。是的,屈原早已远逝,但他的名字和他的《离骚》《天问》等文学巨著深刻在楚文化的历史丰碑上。

荆州之美,美在厚重

荆州是个有底色的地方。每一个来荆州的人,都会在荆州古城墙上走走看看。

荆州古城墙迄今已有1800余年,跨越15个朝代,长11.28公里,高9米,集水城、砖城、土城三城合一,共有六道古城门和三道新城门。荆州古城因其“砖墙为主,土垣为辅,石灰打底,糯米加固”,而成为“中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”。

古城墙经硝烟洗礼,历经时代沧桑。据统计,《三国演义》共120回中,有72回写到荆州。关帝庙、三义街、洗马池、德胜桥,这些名字有迹可循;刘备借荆州、周瑜谋荆州、曹操取荆州,这些典故口口相传。

驻足古城墙,你或许会听到,瓮城里的士兵亟待出征,远安门的号角由远而近,德胜桥的战马凯旋……这些擦肩而过的符号,这些深沉厚重的底色,会让你顿悟:每一道斑驳的印痕都散发着三国风云人物的气息。

如今,金戈铁马早已远去,护城河畔,鸟语花香;金凤广场,群星璀璨,来自四面八方的影视大咖齐聚古城,倾情展示荆楚文化的艺术魅力。荆州,这个有历史底蕴的地方,她承载了大楚文化的荣耀,经历了战乱的洗礼。荆州之美,美在宠辱不惊,美在深沉厚重!

荆州之美,美在忠勇

水煮三国,闲聊忠勇,当数关公。关公本名关羽,字云长(公元160年—公元219年)。在他长达近60年的生命里,有10年时间镇守荆州,为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,矢志不渝,义薄云天,策马横刀,征战群雄,“单刀赴东吴”“千里走单骑”“过五关,斩六将”,谱写出一曲令人感慨万千的人生壮歌,就是这样一个集“忠、信、义、勇”于一身的道德楷模,其人格魅力穿越时空,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至庙堂朝臣,下至庶民百姓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。

关羽镇守荆州10年,到处都有他的传说。如今,江津湖畔的春秋阁人去楼空,但古城老南门内的关帝庙香火鼎盛。从“义勇倾三国”的蜀汉名将,到“万古祠堂遍九州”的神化、圣化偶像,除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外,还得益于荆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乡俗民风。唐代诗人刘禹锡《自江陵沿流道公》有云:“行到南朝征战地,古来名将尽为神”,说的就是荆州。荆州扼守长江中游要道,贯通东西南北,在荆州成神的关公神迹及文化,很快传遍大江南北,声名远播海内外。

关公文化源于楚,发于晋,兴于两宋,是深深植根在荆州人骨子里、融合在荆州人血脉中的精神图腾,关公,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忠义千秋、正气正义的文化象征和精神符号。

荆州之美,美在恬淡

荆州是个有故事的城市。改革开放初期,荆州沙市就像奔跑的火车头,轻工业突飞猛进,鸳鸯牌床单、活力28、沙松冰箱畅销全国,沙市俨然成为年轻人追梦的地方。那时,年轻的我们对这座号称全国“四小龙”的轻工业城市倍感新奇,到处打卡,仿佛能把天戳一个窟窿。

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,因诸多原因,轻工业慢慢萎缩,许多标志性地标产品退出市场。那些年,我正好在荆州充电,记忆最深的还是洪家垸的美食,花20元就可打牙祭。2002年长江大桥首次通车,同学们大半夜花60元钱打的士去桥上兜风。

近年来,这个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收获过红利,也经受过阵痛的老人,终于在“中部崛起”“长江经济带”等系列政策春风中蝶变,城市规划北扩东移,高铁机场落地荆州,文旅小镇生机盎然……正如尴尬的不惑之年的我,一同与她觉醒、复苏、蜕变……

8年前,我被“借”荆州,初来乍到,迷茫、忐忑又患得患失,大部分时间把自己埋在文山会海里。好在同事都很友好,很快“借”字被除掉。记得一次因加班延误早餐,老蒋不声不响送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煮鸡蛋,我突然闻到了家的味道,这种味道是温暖的、是恬淡的。后来我才知道,老蒋为给我买地米菜,跑了几个菜市场。

但不管多忙,我总会偷得半日闲功夫,游走在灯火阑珊的人流里,拍拍湖边垂钓的老者,品品女人街琳琅的小吃,静听长江潺潺的水声,这些灵动而安详的生命,干净而纯粹,令我忘记喋喋不休的絮叨,七嘴八舌的攀比,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命题作业。我时常会为老盲人的二胡声止步,为九龙桥的霓虹灯痴迷,这种不紧不慢的悠闲之美,也让我慢慢从枯燥的文字中摆脱出来,如一粒飞扬的尘土,与这座城市的呼吸融为一体。甚或是一叶恣意的风筝,随风飘忽在这片古老、温润而幽静的土地上。九龙渊、碧波湖、护城河,慢慢变成了我心中的“瓦尔登湖”。

是的,荆州之美,美在纯净,美在悠闲,美在恬淡,她让我蜕去浮躁,洗尽铅华,让我沉潜而充实!

别了,八十八潭

□ 朱忠柱

我的老家燕窝,是长江北岸洪湖东部一个美丽的滨江镇,境内30余公里长江堤防岸线就是天然的游乐场、大氧吧。在离镇区中心仅几百米的长江堤外,有一口神秘奇妙的深潭,90多年从未干涸,连名字听起来也有些怪异,它叫“八十八潭”。

小时候听大人们讲,这口深潭是龙王的行宫,那里面经常住着龙王一家人和他的客人,不能随便惊扰它,否则他会发怒伤人,特别是小伢们要注意安全,决不能靠近。这分明是父母长辈们,担心孩子擅自到潭中玩水会产生危险编出来的谎话。但久而久之,许多人信以为真。因此,孩子们成年之前几乎从不到潭中戏水。潭水比江水的温度都低,常年冰凉,触摸它都感觉有点瘆人。

早春和深秋时节,昼夜温差较大时,常常可以看到潭面上方被一层厚厚的浓雾锁罩着,这更加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

1983年,镇里办自来水厂,取的就是这口深潭的水,因为保护得好,水质纯净,又清又甜。

这里曾经是绝佳的垂钓场地,最令钓友们向往的是这里幽静的环境,满眼的绿色,清新的空气,养性、养心、养气。让人流连的还有这潭中的鱼,青、鲢、草、鲤、鲫鱼、黄颡等,小的至少半斤八两,大的十斤开外,各色纷呈,全都是长江涨水漫溢时遗留下来的野鱼,吃起来鲜美无比,别有一番滋味。高速公路通达燕窝镇后,慕名而来的还有不少武汉、仙桃、嘉鱼附近县市的钓客,他们结伴驱车来往,乐此不疲。

4月的八十八潭是一年中最美的。虽说它没有黄山那样的奇松怪石;没有泰山的云蒸霞蔚;没有庐山的飞瀑流泉,也没有洪湖的碧荷连天,但它有种不为人雕饰的自然美,空灵、纯净、安详。当你站在宽厚、高大、平坦的长堤时。放眼望去,你会发现这地方江滩尤其空旷。在离堤脚不到200米外有一泓水面,仿佛一只巨大的龙眼睁开着,那就是八十八潭。潭面平如砥砺过,颜色浅碧,与潭口周边坡岸上蓬勃如炽的野生紫云茵交相辉映,相得益彰。再看那平坦宽阔的江滩尽是一片嫩绿,加之附近长堤防护林带刚刚生发出的新叶那撩人的轻黄,犹如巧夺天工的翡翠项链,把深潭装饰得更加惹人喜爱。倘若你选择一个晴好的日子走进去,微风拂面时,空气里弥漫着丝丝甜味,阳光如恋人般温柔缠绵,连细草上挂着的露珠比别的地方都晶莹透亮得多。

在八十八潭的东侧和南侧,还有数个不起眼的早年因堤防加固取土留下的浅坑,它们与八十八潭浑然一片,似是母子相拥,血脉相通。平常日,八十八潭总显得格外静谧。除了几百米外长江水道上偶尔传来几声汽笛,你能听到最真切地就是水鸟掠过潭面的扑腾声,欢叫声;夏季到来,悦耳的蛙鼓蝉鸣此起彼伏。长江禁捕之前,这里每天至少有三五个钓友光顾,多时可达到二三十人,近年来实施长江大保护,严禁捕捞,垂钓的人都不见了。如果你独自一人或相邀两、三好友漫步其间,或坐在草地上细细品味,你一定能领悟诗人王维诗中写到的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那种放达和爽逸,你可以尽情地让自己的思想任意翱翔。

八十八潭并非一直都是如此可爱,它曾有着让我的父老乡亲心痛悲伤的过往。八十八潭是1931年夏长江发大水时溃堤冲出的深潭。1930年前燕窝没有长江干堤,只有民垸圩堤。那年秋后,国民党政府才开始在荆江下游北岸部分段面造堤拦截江水。由于施工质量不高,堤身单薄又未经历长时间的沉淀固结,刚筑起的新堤在1931年大洪水时就破口了,造成燕窝人又一次流离失所。因为是大洪水冲刷而成,所以潭底很深,这一带地层沙质严重,透水性强,只要长江有水,潭子里就一直有水,从来未干。据说,当时冲出的潭面开口直径测量为八十八丈,故此得名。

清末民初,燕窝这一带江滩都很宽阔,最早的堤身选址比现在更靠南,后来由于长江河岸向北崩塌,迫使有些堤段向北退移了。八十八潭,这一段堤身过去在潭子南面,溃口后,新建堤身避开八十八潭退到了潭子北面,也就是说潭子那块地方原来是在堤内,现在是在堤外。

1998年再现历史上罕见大洪水,八十八潭那段堤身内侧出现严重翻沙鼓水,定性为直径一点八米的“国字一号”管涌险情,当时情况十分危急。笔者当时在燕窝镇任党委书记,亲身经历了那场刻骨铭心的战斗。秋后退水,开始大修堤防,八十八潭这一段堤身、堤脚经过高喷灌浆、垂直铺塑和钢板固基等特殊处置后,又采用黏土加高培厚,彻底地根治了历年来留下的隐患。从此洪湖人民才减轻了多年防洪除险的拖累。八十八潭也趁此机遇华丽转身。

今年清明节,我回到老家,希望在这四月天里,再次看看八十八潭。出乎我意料的是,八十八潭已经基本填平,成了一片洼地,并在其旁边新开了一道深沟向南直通几百米外的长江。我打电话询问镇里工作的同志,他们告诉我,原来是市里落实长江大保护的又一举措,江滩上所有水面都必须与长江相通,与江水共进退,为解除蓄水养鱼、投肥污染、垂钓之患,严禁违反《防洪法》和长江禁捕等有关法律法规。

我情不自禁地从堤上走下去,那一大片不久前被推平的新土还散发着原野的馨香,我深深地呼吸了几口令人陶醉的空气,心情特别复杂以致难以平静。我似乎看到一位久斗成交的对手渐渐离去,那个曾经给我的父老乡亲带来过很多磨难,而又用甘美的潭水养育过燕窝人的八十八潭,将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烟里。

别了,我那恨过、斗过、牵挂过、爱恋过的八十八潭……

我良久地站在那儿不愿离去。我在想,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,这也是一次改变,而且这是一次国家治理理念进步和彰显社会文明的改变。我相信,未来这地方会是另一番风景。

沁园春·赞荆州楚文化节

□ 肖创斌

穿越时空,追赶春光,欢聚荆州。看金凤广场,鲜花怒放;护城河畔,舞台锦绣。楚韵荆风,流光溢彩,璀璨群星数风流。金兔奖,绘银屏远景,更上层楼。

富饶美丽荆州,引数代枭雄战未休。享太平盛世,宏图绘就;文化引领,商企泛舟。迎五洲朋,聚三江宝,共创辉煌竞上游。凤起舞,览神州大地,最美荆州。

赞荆州楚文化节

□ 岑 贤

争看盛节靓荆州,喜讯催开万众眸。
脚步争缠红走道,目光紧聚古宾楼。
广场金凤随旗舞,河浪彩船迎客游。
精美纷呈新世界,良辰开幕放歌讴。

春日绝句

□ 李 雪

一

只见云山不见家,长堤无主乱飞花。
野云逸兴知怜我,旋放青山一半遮。

二

黄昏无处著幽香,绿蒲藏鸭爱晚凉。
数点红英辞树去,春江横送眼波长。

兄 弟

□ 刘 敏

滨江公园的一角席地而坐
把彼此坐成敬亭山

棋枰香茗甚至语言这些世间俗物
都交给沉默,该说的都已经说了
它一直挂在风中
往事像眼前的江水向东流走了
那些掉在人间的欢乐和痛
像沙砾沉入江底

你们只管坐,就这么坐下去
不要管风不要管雨
它们再也吹不动打不湿你们的衣襟
不要管月亮也不要管太阳
路人可能曾经是你们的同伴
如今都已陌生,这些都交给沉默
你们只管坐,就这么坐下去
坐到忘掉自己是两块石头

生活随笔

温暖赤诚心

□ 陈 月

某年初秋,我和先生去南方旅行,住在一家民宿里。老板极为热情,像午后的阳光,给我们留下了最温暖的回忆。

记得进山游玩那天,老板听说我们没车,便热情地提出开车送我们去。谁知刚进山就下起了小雨,老板宽慰我们并决定全程陪同,还说有惊喜送给我们。我们一边欣赏着窗外美景一边期待着。随着盘山越走越高,雾气渐渐消散,秀丽的山色仿佛褪去面纱,露出清朗俊逸的面容。忽然,老板得意地笑着说:“你们看,雨跑到咱们脚下了,现在咱们可算是‘腾云驾雾’了,这个礼物不错呢!”原来,随着海拔升高,我们进入了平流层,于是就踏在了“云雨”之上,体验了一把“腾云驾雾”之妙。那一刻,惊喜之情真是溢于言表,只觉“晴”的不只是天气,更是我们的心。

民宿附近有条小溪,我穿过邻居家后院,到溪边玩耍。一时贪玩往远处走了些,回去时竟发现门锁了,其他路又不认得,顿时紧张起来。打电话求助老板,他赶忙寻找过来。原来邻居不知我在门外,锁门出去办事了。电话里老板一直安慰我不用担心,并说马上帮我想办法。眼看天色越来越暗,我不禁有些焦急和害怕。忽然,只听得“噗通”一声,紧接着“嘎吱”一声,后院门竟开了!是老板!隐约间,看到他的手上划出了伤痕,臂肘上、膝盖前、鞋前头都沾满了墙灰。我既感激又内疚,不停地谢他,他反倒不好意思,说没有照顾好我,晚上要为我多炒几个菜压压惊。我噗嗤一笑,心里既轻松又温暖。

一天傍晚,我们到饭厅用餐。刚走一半,只觉饭香扑鼻。走近一瞧,餐桌上摆满了菜,清蒸鱼、红烧肉、竹笋炖鸡、香辣竹节虾……一桌菜肴香飘四溢,馋得人肚子直咕咕叫。老板见我们来,热情地招呼我们过去,说:“正想邀请你们一起吃饭,今天我家提前过中秋!”我们惊喜不已。大家围坐在饭桌前,老板举杯再次欢迎我们的到来。开席后,还不忘照顾我们,边夹菜边兴趣盎然地介绍当地特色。欢声笑语中,我们像回到家一样亲切、温馨,大家把酒言欢,空气中氤氲着节日的氛围。几杯酒下肚,暖了肠胃,更暖了我们的心窝。

旅途虽然短暂,老板却像家人一样招待我们。这份热情与真诚,深深地打动了住店的每一位游客,温暖人心,历久弥珍。

悠悠荆条香

□ 刘 洁

记忆里的夏天有股特别的香味,是那漫山遍野的悠悠荆条香。

小学暑假的一天,爸爸带我去爬山,中午太阳灼人。我一屁股坐在滚烫的山石上,没精打采地眯缝着眼,对逆光里的人影说:“爸,爬不动了。”爸爸并没有劝说我,而是四处张望,像是在寻找什么。“你仔细闻,有没有什么味道?”我根本没这个闲情逸致,身子继续往后仰了仰。爸爸摘了旁边植物上一片羽毛状的叶子,眼里出现一丝兴奋。他告诉我这是荆条,空气中就是它的味道。这时我才注意到一旁开着紫色小花的植物,但一心只想着回家,依然坐在石头上闷闷不乐。

爸爸讲了他年少时的故事。那时奶奶身患重病,据说隔壁村有药,翻两村之间的山是最快的,爸爸背了些干粮就上路了。中途大概吃坏了肚子,疼得直发抖,他突然想起老人说荆条的叶子管事,于是顺手摘了些嚼,不一会儿工夫就觉得好了很多。靠在山石上休息,阵阵清香飘过,爸爸才注意到漫山遍野的荆条,“陪”了他一路。从此以后,每次闻到这股香气,爸爸都觉得很亲切。说完,爸爸将手中的叶子凑到鼻子前,凝望着远方。那一瞬间,芳香的空气中似乎飘浮着某种神圣、厚重的东西,燥热和疲惫中也仿佛多了一股清凉。我起身跟着爸爸继续爬山。

大学期间,班级组织在山上进行植物学实习。那日天气炎热,临近中午,太阳光透过枝杈的缝隙直洒在每一个人身上。很多同学表示想先下山,等凉快些再上来。作为组长的我也开始犹豫,突然间一阵风吹过,飘来一股熟悉的芬芳,是荆条!之前只顾埋头苦干,才发现遍地里都是开着小紫花的荆条。随着香气如潮水般涌来的,还有爸爸当年的故事。我现在所面临的小困难,远不及他彼时艰辛的处境。虽然依旧热汗涔涔,酷热难耐,但荆条香唤醒了我的理智思考。我向大家劝说道,“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多的任务,后面的工作用不了太多的时间。咱们还是尽量坚持,况且在比赛。”说罢,我以身作则,默默走向下一棵树开始记录。大家沉默半晌后频频点头,也都咬定牙关继续坚持。最终我们小组获得了第一名,大家欢呼雀跃的同时都感谢我,我打心底里感谢那悠悠飘过的荆条香。

味道甚至是难以记忆的,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感情和意蕴。荆条香就是这般耐人寻味,为迷途中的我指引前进的方向。

服饰的穿越

□ 朱小霞

《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》是沈从文先生转行成为文物研究员后的一本著作,书中记录了他对镜子、瓷器、织锦、字画、玻璃器皿等文物的研究成果。他将文学的艺术性融会到了这些花花朵朵、坛坛罐罐之中,其中我深深喜爱的,是作品从源远流长的岁月里留存下来的民族服饰之美,承载起每个民族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。

服饰细节的美好,藏于服饰袖口、领口的花边中,有淡淡的雅致。花边在南北方称呼各有差异,北方叫“绦子”,南方叫“阑干”,即在袖口和领口上添几道彩色的边,有的是别出心裁的刺绣,有的则是用普普通通的印花零料拼凑而成。书中记载19世纪时的花边,宽窄配合,常见二三道间隔,较繁复用七九道,晚清用十道,俗称“十姊妹”,最多竟有用至十三道,综合成一组纷繁的彩虹。各色民族服饰对细节的重视,起源于劳动需要,又展现了美的追求,凝结着艺术创造的热情。

书里还提到了服饰中蕴含的独特美妙之处,几块木机深色土布、格子布,也能变幻出造型各异的样式。领扣间安上径寸大小白亮亮的锤银蝴蝶,腰间别着有风格的绣花围裙,油绿色的斑花鸡肠带,两角间缀上一双银鱼铃,沈先生觉得这样的穿着给人一种健康、朴素、异常动人的印象。银浆打造的首饰,最是点睛之笔,闪闪发亮的银饰,将服饰调配得和谐优美尽情展示。这不仅是劳动人民对美的理解,还饱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。

美轮美奂的编织刺绣,更是将民族服饰的美推到了极致,各色丝线,配合不同的技法,一件件精美的绣品就这样产生。绣娘们用挑花法和挑绣法,于料子的中间,向外绣出,可繁可简,风趣精美又不怕洗濯。花式多用“鸳鸯戏荷”“丹凤朝阳”“鱼水相怜”“喜鹊噪梅”“五谷丰登”,沈从文在书中说,民族刺绣图案往往组织得活泼生动,而又充满了一种创造性的大胆和天真。或大红,或大绿,纵横交错组成重复规则的图形,传递着古老传统艺术的魅力。人们刺绣的热忱,起源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将各色丝线,连同对生活的幸福期盼,一同绣到图案中去。

在书中那一件件造型精美的衣裤、一条条彩绣的百褶裙里,我抚摸到了百年前劳动人民智慧的凝结,他们仿佛传承千年的艺术品,静静展现着无尽的文化韵味。